

中國國民性論

高明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書 章

民
性
論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著者

渡邊秀方

譯者

高明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同業公議照碼加一

日本
渡邊秀方著

高
明譯

譯者序

聽說在古希臘台耳海神廟中有一句警語，便是說：「知道你自己！」

現在聽說革命已經完成了，這是最可喜歡的。不過我總以為，人物不過是精神的表現；精神根本不好，打倒（？）一兩個人是毫無用處的。行投壺禮的孫傳芳雖被打倒（？）了，然却難保此後沒有行投壺禮的委員或部長。我們若看見一兩個人倒了便以為中國有了出路，那是未免有「神經過敏」之譏的。

中國一般青年以前的救國運動，頗有偏重於物質方面的傾向。不過我總以為改造中國，并非從歐美搬回幾架機器，造幾所三四十層的大樓，吃一點西菜，穿幾套洋服，……便算了事的。依我看來，這些雖也很重要，不過似乎還有比較重要一點的。那便是國民精神，國民道德。一般人以為強健身體，便是鍛鍊筋肉；這是大錯的。肺爛去半邊的人，筋肉無論如何發達都是沒用的。同樣，我們可以說，不把

國民精神，國民道德弄好，中國前途是沒有希望的！

同一樣地在兩條鐵軌上走幾節車子，中國的交通便種種方面都不及外國！所以若以爲輸入一點物質文明便算救了中國，那是不對的呀！

中國人以前很驕傲，後來吃了人家幾下虧，表面似乎這種驕傲是沒有了，然而實際却不然。他們現在還是驕傲的。他們現在的驕傲是：『哼，你再來一下試試呀！』他們的大部分還是不承認自己不好，只是怨外國人不講理或其他。所以似乎還毫無根本改革的意思。

這時候我便想到，一面鏡子是很需要的了。

這也許便是我當時開始譯這書的動機。

日本這一類書出得很多，含有其他作用及不很正確的也不少，我選的這一本，則以較爲穩妥。原作者聽說研究中國哲學有年，現在早稻田大學教書。

這書內中材料太舊及失實過誇（這是日本人的介紹的特長）的地方雖也不是沒

有，不過所講的大體是不錯的。

下面是要請讀者注意的兩點：

一 原著者受中國哲學的影響的地方也非沒有，所以有的地方要請注意。
二 原著者是日本人，常以日本人的見地來批評我們的。這一點請讀者記牢了。一面我們從這書也可以窺見日本國民性的一面。（便是原著者以為好的，拿出來同我們比較的。）

我并且希望讀者們能因此而重視國民性的研究。我們將研究自國的國民性，以謀國民精神國民道德的根本改善。我們將研究外國國民性，以便中國國民之借鑑。臨了對一兩位友人的多少幫忙，敬表誠懇的謝意。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譯者記

又原書係日本大阪屋號書店出版，題名支那國民性論。

譯者附誌

目次

第一	論天命	一
第二	論孝道	一五
第三	論文弱的和平主義	三三
第四	論實利性	六一
第五	論自利性	七三
第六	論保守與形式	九七
第七	論趣味性	一二一
一、黃卷尊重		一二一
二、華麗濃厚、堅牢巧緻		一二六
第八	論矛盾性	一四一

一、思想之矛盾·····	一四二
二、冷熱之二面·····	一四六
三、差別的而又是平等的·····	一四七
四、排外的而又是同化的·····	一四九
五、文弱的而又是強韌的·····	一五二
六、貧富之兩極·····	一五四

第一 論天命

漢民族的關於天命的思想，是自太古至現代的一貫思潮之一，是不待論地理的區別而應認知的重要國民性之一。考察中國人的性質而放過了這天命思想，那末簡直是難于討論下去的。天命思想實是這樣一般的，根本的思想！

那末，這「天」字含着什麼意思呢！這「天」有時候止是稱那蒼蒼大空的形體的天；『天道』的天，乃是中庸上所說的『以誠爲天之理法』的法理的天。稱『上帝皇天』這時候的天，乃指有道德的意志，照鑑世界萬有的一種不可見的人格神的主宰的天。其中用得最多，支配他們人心最重的，乃是這『上帝』『皇天』的主宰的天。在堯舜三皇時代，所謂「天」這個字，也被用作種種意思，就中支配了他們的心的中心觀念，乃是他們的道德的最高制裁的人格的天。所以從天之明命（即天

意）而始終者，乃天命之所歸。他們是以爲神明是依其從天命與否，而加以賞罰的。

湯王出師討夏桀的時候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天意天命」，于他們實是尊嚴的權威。他們以爲上帝是在道德方面主宰着天地，所以相信天帝與人類之間有一貫的「道德的意志」的疏通，人天是感應的。

如此，他們把在自然界起的一切災祥異變都解作道德的，以爲是神明對我們的德不德的應報賞罰。

從這人天感應的思想，而產出了有名的禪讓放伐思想。

又在尚書舜典裏面有『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這是堯之苦心所在。他已年老倦于事，不能綜覽政事，所以必找一後任；這當然要拔擢出有才德的人物，以期不背天帝的意志。

譬如誤了人選，則神明馬上就能降下災罰，國民全體都要受殃；所以他對這點似乎體驗了種種苦心。就是，雖叫有才德之士都試于諸事，然還不得足使堯帝滿意的大人物。

當時民間傳說虞舜至孝，所以以之試于諸事，後來察出這人替代自己做天子，方不至違背天帝的意志，于是才使舜攝了帝位。當時舜對堯之不讓位于其子而禪于己，似乎毫不驚奇，以爲只因己非其器，所以讓之于別的有德者的。帝舜禪位于禹的時候，也是與這一樣的。禹對舜之不禪位于其子，也沒有一點奇異的樣子。尚書的文字是莊重的，沒有一點私心的。舜帝禪位于禹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話：

『來，禹，降水做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天之歷數者，乃天命之所歸。便是說，這是衆口之一致，輿論之聲，所以禹也

不能固辭的。

所以「天子」畢竟乃是替代天意治百姓之謂；沒有治民之才德者，是沒有體天意而爲天子的資格的；這便是堯禪于舜，舜讓于禹的原因。

所以苟有才德不足以治民的天子，因爲他沒有做帝王的資格，所以把他廢黜放伐，這當然不用說也不外是遵從天意。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一般人民都以爲是稟天命，行了事理的當然。

然而時過世遷，天命思想也多少生了些變化。這便是天命之觀念中加了自利之念。加了此念，堯舜時代的崇高的觀念當也隨之而稀薄。禹之子啓，已繼禹之後當了天子。這也許啓這人很有才德，不過從堯舜的精神看來，多少總似乎加了些自利心。

據尚書說，當時名臣益，已攝行天子之事十年；并且這時有大諸侯有扈氏，對啓之卽位似乎是大不服氣，而沒有奉啓帝之命。然啓以武力討滅了他；所以因爲他

的威勢，天下才都歸順了他的。

觀此，可知當時對世襲君主，不滿者實是很多。啓帝以後，完全變了父子世襲的天子；所以若有暴君出現，則當然會有人受了天命而來放伐他的。

周書秦誓裏面說，武王大會兵于孟津，對諸侯伯誓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災降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這是形式的一片辭令，雖不無藉口天道天意之嫌，然而一般人民都滿足了他，而讚美湯武乃中國歷史上的聖人。

這種極端的民主主義的思潮，是在中國歷史裏一貫無渝的思想，所以無論怎樣英雄豪傑，若失了人民一般的信用，——因之也作爲失了天意，按道理是被排斥的。又雖爲匹夫，若得了衆人之心，那末他便是適了天意的人。

漢之高祖，乃自泗上之亭長起身，終開了西漢四百年基業的豪傑；不過無論怎

樣得民心，亭長出身，總似乎有些輕易，不怎樣神聖；這若不與常支配着漢人的精神界的天的思想結合，總不能十分穩妥的，所以一面附加了古來的感生說，一面又聽了一個博士的『黃帝之子孫中，有名劉累者』之說，乃以姓劉氏配之，硬說自己是黃帝的末孫。——像高祖那樣的英雄，尙非如此說不可。

所謂感生者是什麼呢？普通的人，都是有父而後生的，然而帝王是有母而無父的。就是，他的母親乃不依人道而孕，就同說基督的生母馬利亞感于聖靈而孕基督是同一筆法。

黃帝之母，乃『大電繞北斗之樞，照郊野，附寶（黃帝之母）感而生黃帝』；漢高祖母與龍交而生高祖。——這便是所謂感生說。新稟天命而登極的所謂創業的天子，一定附加着這感生說的，不然也總另有一種極奇異的傳說。

據說宋太祖生時，『赤光滿室，營中有異香一月，人謂之曰香孩兒之營，』總之爲的是要將帝王之爲神聖體，示于億兆，使知天命之所歸。就同我們日本的豐臣

秀吉一樣，他起身匹夫，位登關白（昔時輔佐天子，行施天下政務的大臣——譯者註）極人臣之榮，然憂門閥無可誇，不足使羣臣屈服，乃又唱導出一種感生說，就是誇稱什麼『我母親乃夢入日輪之懷而生我，所以我位登關白，乃是當然，是天意』。——兩者是大同小異的。漢代之王莽欲遷漢祚，又其後魏晉篡奪的時候，也都是利用天命說的。

其他中國革命的時候，大抵都是將天命說背出來的。若看歷代禪讓式時的詔勅，——就是要讓位的人的詔和受了讓的一方面的詔，簡直是千篇一律，都是把天命說背出來的。譬如說，東坡的表忠觀的碑文上面，有什麼『皇受宋命，四方之僭亂以次削平』，說天命之歸宋；明太祖卽位之詔上，有什麼

『朕惟中國之君，朱運旣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王天下，傳子孫及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之士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之庶民，荷上天之眷顧與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等等。

由此觀之，有天德之人，是能從漢人以外的沙漠中出來君臨中國的。從我們（日本人自稱，以下仿此。——譯者註）看來最可笑者，便是受了外敵之侵入，勢窮之時，還是照樣將天命說拿出來，說這是天命，人力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大家都棄矛迎敵。

宋朝滅亡的時候，明朝滅亡的時候，爲其國粉身碎骨，做了護國之鬼的，真是爲數寥寥，殆不足言。清朝開始稱霸遼東，還沒有討伐明朝以前，明之朝臣們，上疏於清之太祖，說天命已歸了他。——這表文據說現在還保存在那裏呢。

神聖的古代思想，因世降而有了大變化，而不得不感到這樣的迎合主義暴露的悲哀；然而一般中國人，也還是似乎毫不覺得可怪。

這樣的思想，性質，殆疑爲中國人固有的特質。中國二十四史中，忠臣義士是很多的，然而從國民全體看來，忠臣義士實是少數：那些人似乎都被看作偏性一樣。大抵的人，都說這是天命，沒法子，真如同沒那回事似地奉仕新朝。在中國，奉仕